



我还有一部书要写。”

这倒出乎初平阳意料。还以为他是无心插柳、水到渠成地写了本书，现在竟列出了自觉的写作计划。他明白易培卿的意思，主动承诺回到北京后跟出版界的朋友联系，看能不能“保质保量”地把《群芳谱》给出版了。长辈们有求于人经常是这样，说一半留一半，你得把头脑放灵光点儿，主动请缨，搞得像你求着他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易培卿对初平阳的回答很满意，他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平阳，伯伯看着你长大的。你真是长大了。”初平阳笑笑，感谢长辈们的关爱。他对他的下一部书有些好奇：“易伯伯，您是说，还要写《群芳谱2》？”

“只有准备不足的作家才那么干。我要写《花街传》，大纲我都拉好了，初步规划六十万字，分三卷。”

初平阳抽了一口气，六十万字，全写在八百字一页的稿纸上，放在屋里得占多大的地方啊。

“平阳，在你们文学界，大器晚成的作家都多大成名的？”

“易伯伯，我在界外。不过就我所知，苏老泉成名就晚，就是苏轼他爹。葡萄牙有个大作家叫若泽·萨拉马戈，六十岁才成名，又过了十六年，获了诺贝尔文学奖。”

易培卿揪着下巴上一根没有剃干净的白胡子，缓慢地点头：“七十六岁。嗯，还来得及。”

易长安的母亲突然喊：“培卿！易培卿！”易培卿和那只猫同时竖起耳朵。

初平阳看见门楼外的夕阳光线中站着几个人。隔壁的纪念馆依然叮叮当当在响，脚手架上有人在喊，地上的工人在接应，还有人齐声喊着嗨哟嗨哟的号子：工人为赶工在加班。因为聊天，作为背景的劳作之声经常被他们忽略，现

舒莞屏听得明白。他在想大公口中吐出的“通晓”两字：自己还未经历，虽然这种事会无师自通。他从来不曾像接近大公一样接近过任何一个女人，而大公的簇拥，又像记忆中的奶娘和母亲。不同的是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，不再需要寻觅丰腴之地了。他脸颊灼烫，再次低头看那叠洋文。

大公离开了，消失在书房的另一端。那儿有一个小门，通向一间卧室。她该不会独自歇息吧？半个钟头过去了，她仍然没有归来。一阵倦意袭来，舒莞屏不知怎么睡着了。醒来时看到身上搭了大公的披风，而大公正在一旁看书，手里是一支笔。她见他起身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回得晚了。公子该休息了，明天继续。”

第二天，舒莞屏九时起床，独自早餐。憋儿过来说了一件事：冷大人来了，整个上午都和大公密谈。“大公昨晚睡得很晚。”舒莞屏说。憋儿说大公无论睡多晚，早晨都不会起得太迟，除非是身体欠安。他有些痛惜。原以为下午大公会唤自己去书房，等到很晚仍无声息。像前天一样，他晚餐路过书房，发现里面燃起了烛光。

同样是夜里九时，大公叩响了他的门。这一次她迈入卧室，看看四周，说：“该一盆绿植。这屋里有一股气味，尽管并不难闻。”“什么气味？”他有些忐忑。“哦，自然是你的休息了，我说过，你就像一只小羊，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皮毛散发出来。”她说的时候未有一丝玩笑的样子，只瞥了一眼放在旁边的柳条箱包。

这晚要看一叠日文资料。万玉大公说：“可能会变天的，有些闷。每逢这个时候，身上的旧伤就会提醒我。”她的手在左胸那儿揉按。他这才想起她是一个受过重伤、一度生命垂危的人。他的目光

在每一点声音都很清晰，仿佛纪念馆已经提前把他们的院子囊括进去了。易培卿瞥一眼门楼外，把后背靠在藤椅上，坐得更深了，跷起二郎腿开始看稿子。初平阳慢慢站起来，他想，站在中间偏左的那个留着披肩鬃发的女人这么眼熟。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显然也看见了他，先把手对他举起来，然后才犹豫但又热烈地叫出他的名字：

“你是，初——平阳！”

初平阳看见她下巴上的那颗黑痣，大小和位置都对，确认自己的判断没错。“齐苏红！吕冬呢？”

他们俩的热情招呼让气氛有所缓和。初平阳走到门楼前，易长安的母亲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死死地把住大门。五个人，四男一女。齐苏红向站在中间靠前的秃顶男人说：“鲁局，这就是大才子初平阳，原来在师范大学教书，现在是北大的博士。”

姓鲁的秃顶男人是市文化局的副局长，一张嘴露出一口黑牙，他的笑声里都有一股浓厚的中华烟的味道。初平阳搞不清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局副局长是副处还是副厅级别，但局长的笑声之爽朗和开阔，完全是副部级以上干部才有的高屋建瓴。初平阳觉得如果不看他的头脸和牙齿，此人可以给《西游记》电视剧里的佛祖来配音。如果这种宽洪的笑声并非与生俱来，或者只是代表身份的假声，那更能说明此人极具表演才华，适合做配音演员。鲁局长握着初平阳的手说：

“久仰大名，果然后生可畏。淮海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！”

他的手肉肉的，厚实得像长老了的大丝瓜。初平阳握一下赶紧松开。另外的三个男人分别是城建局的房主任、文化局的顾科

长、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宣传干事小刘。初平阳被迫和他们一一握手。最后，鲁局长说：“小齐，你得向咱们北京来的领导自我介绍一下啊。我代劳吧。初博士，这是咱们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齐副主任，省里的三八红旗手，劳动模范。别看只是个管委会，级别可可不低啊。”

初平阳说：“齐主任。”

“平阳，自家人就别搞那一套了。”齐苏红说，“过会儿再说吕冬。现在领导下来现场办公，为易家拆迁的事。”

易培卿坐在藤椅里头也不抬，说：“国家总理来了也不好使。两个字：免谈。”

鲁局长、房主任、齐主任走进院子，宣传干事小刘和文化局的顾科长走在后面。顾科长绕过小刘走到初平阳边上，说：“初博士，还记得我吧？给你打过电话，约你写翠宝宝的文章。”原来是那个顾科长，怪不得一听说他说话就有想把他舌头捋直了的冲动。你可以说不好普通话，但也没必要把普通话说得这么难听啊。

鲁局长坐到初平阳的椅子上，给对面的易培卿递上一根中华烟。易培卿摆摆手，戒了。鲁局长又高屋建瓴地笑了，说：“这烟不是假的，放心抽。就当给老弟我一个面子。”易培卿接过了，顾科长要上去给易培卿点火，鲁局长一挥手，亲自点。“还有牛栏山二锅头啊。这酒好，我也爱喝。要我说，二锅头未必就没有茅台好喝。”

易培卿说：“那好啊，我用二锅头跟你换茅台。”

“没问题，一句话。”鲁局长说，斜靠着椅背，一点都不像谈公事的样子，“我那点工资，一年也就能喝上两三瓶茅台，以后它们全归你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随着她的手指移动，看到了敞开的衣领下，那一小片烛光映红的肌肤。他转开眸子，慌促的神色惹得大公发笑。“我的公子，你就像一个小孩子。在大公这里尽可随意。”她打开窗户，说：“雨到下半夜才下得起来。”

他读那些文书，一边用笔画出重要段落。有些内容涉及日德关系，而且大多围绕半岛利益。他惊讶地发现，日德双方都有些咄咄逼人，似乎不把半岛主人放在眼里。他由半岛想起了一头很大的海中动物，潮汐将它送到沙岸，奄奄一息，任人割剔，再加上风雨剥蚀，最后只剩一副硕大的骨架。他当然想到了海胆岛上那具巨大的鲸骨。

大公在一旁打理什么，翻弄一个很大的皮夹，里面有一些纸页。她专注的时候目不转睛，但这样的情形并不太长。她的一只手按住左胸，一只手握笔。停息时，她的肩部用力抵住椅背。这一切舒莞屏都看在眼里。天更热了，这是一场豪雨的前兆。他盼着电光隆隆，而后是倾泻而下的水柱，气压改变，折磨人的憋闷就会好一些。

他到窗前看了，黑得厉害。没有一颗星，夜气充满水分，所有水汊河道以及沼泽的腐臭都在散发，窗子不宜打开。闷热和说不出的压抑充斥每一个角落，他仿佛感到自己的左胸也在隐痛。这是心的

部位。他按压那个地方，再次感觉这是真实的。他大口呼吸，这才好了一些。室内的烛光、书籍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盆花绿植与阵阵茶饮的气息，它们合在一起抵抗这无边的沉闷，从无法言喻的闷闷的泥潭中挣扎出来。

五

午夜来临。那场豪雨只是逼近，还远远不到倾泻的时刻。谁都不知何时才有痛快淋漓的浇泼。等待变成了煎熬，这在舒莞屏是从未有过的。因为近在咫尺正有难耐的隐痛，它正悉数传递和反射到自己身上。那伤处离一颗心近而又近，她当年被深深击中，能够活下来真是幸运；当然，这就更加显示出那场援救的恩重。

万玉大公终于不能以频频的抵背和按压来缓解，而是站立走动，捶打，然后坐一小会儿。舒莞屏忍不住说道：“大公，您还是回去歇息吧，我自己在这里，离开时会熄灭烛火。”她摇头：“不，这样的天气总是如此，不过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。应对它的最好办法就是伏案做事，就是忙碌。我如果这会儿躺在床上，就要大仰着喘息，像一条将死的鱼，那更可怜。放心吧公子，你陪我一会儿，大雨下来就立刻好了。”

凌晨一时，依旧是浓浓的闷湿和压抑。窗外连一丝闪电都没

有。舒莞屏看到大公的后背抵住椅子棱角，一动不动。她在咬紧牙关。她站起，掷笔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书房一端。他一人留在案前，很难读下去。半个钟头过去，大公仍未归来。他不再像前一晚那样等下去，而是起身往那个角落走去。轻轻叩门，加大力气。终于听到了一声回应，很弱。他推开门，这才发现有一条短廊连接一扇小门。那是大公的卧室。

他进入卧室，大公并未起身。是的，她仰躺在一张很大的床上，正大口呼吸，脸色惨白。她的薄衫因为憋闷不得不敞开一些，双手抚在胸前。舒莞屏上前一步，犹豫着，退开。大公微微侧身，将衣衫掩了一下，伏在床上。舒莞屏在她的左背那儿揉动，未敢用力。“谢谢公子。啊，是的，你可着力些。”

大公一直伏身，椎骨的微小弓曲和每一个关节，都被十指一一触动。它们在柔韧紧实的肌肤下边叹息，发出一种娇弱的声音。主人跃上坐骑的那会儿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，那时就像拉紧的一张弓那样强劲，与飞驰的战马融为一体。此刻它们松懈下来，是休憩和闲置的时刻，经历了无尽的磨损和挤压之后，正期待一场缓慢的修复和滋养。大公的满意与感激溶解在无声的卧伏中，直到很久，直到不再继续支撑下去。她重新采取了仰姿。

(未完待续)



南归雁在主持。他心急火燎地打了几次手势，南都没注意他，兴趣完全倾注在一个演讲得嘴角堆满白沫者身上不能自拔了。他终于忍不住闯进了会场。那个嘴角溢白者甚至还站起来舞动双臂，在大屏幕上挥斥方道、指点江山，表情和手势夸张得酷似演戏。内容好像与文化旅游产业有关。安北斗急忙给南归雁耳语了几句。南归雁澎湃的情绪，似乎受到致命一击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，只低声道：“回头说。”他就出去了。

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才发现，今天镇上是有有点要大操大办什么喜事的意思。伙房里不仅杀了五六只鸡，而且还从鱼塘买了鲤鱼、鳊鱼、甲鱼。山里人平常都吃腊肉，今天案子上却摆着新鲜猪屁股，说明为这事还杀了猪。大厨和帮厨也增加了好几个，都是北斗镇平常办红白喜事有名的那几位。他就问管伙的老曹：“都来了些啥人，还这大阵仗？”老曹说都是从大大地方请来的，要搞啥“点亮工程”，吸引人来旅游呢。

“点亮工程？”

他看从老曹那里问不出道道来，就把上厕所的朱武干跟上，问开啥会。朱武干也很是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南书记这回可能要给咱捏大活了！规划要把整个北斗镇的七座山都点亮。还要搞一台大晚会，把人都吸引来，再靠民宿、农家乐带动经济发展呢。刚那个说得唾沫星子直溅的胖子画家，说还可以搞一个啥子书画小镇哩。”

他一愣说：“邻县不是有把山城全点亮的，也没吸引来多少游客呀？”

朱武干说：“这些专家说咱们这儿不一样，有文化底蕴，可以在七星山上大做文章。来的还有几个作家，可能谰了，说得南书记都激动得坐不住了。尤其是来搞晚会的导演、策划啥的，说就叫《印象北斗镇》，要弄成天上人间浑然一体的啥子‘天人合一印象秀’呢。”

“南书记认可了？”

“我看挺上心的。不上心也不会请来这么多名人，花这么多钱。看来书记是要有大动作了。你也去听听，这些人嘴能说得狠！”朱武干尿都没抖净，就又一溜小跑着进会场去了。

他本来就为温如风的事心生搅搅，又听说要点亮七星山，就更是心乱如杵捣了。他跟邻近几个县的天文爱好者都有交流，大家公认北斗镇是方圆几百公里最好的观测点。首先是夜静。天文观测最重要的是地面不要有亮光，并且越暗越好。在北斗镇无论走到哪里，天空都纯净得像蓝色画布，多数时候甚至连一丝白云都没有。尤其是晚上，底色仍是泛着深蓝，星星和月亮，甚至像是谁安装上去的一样，都显得有些不真实了。作为天文爱好者，这是他半夜睡觉都能笑醒的事。听说“点亮工程”把有的地方，已折腾得山上走兽虫鸟四处逃窜，再也听不到百鸟朝凤的日噪夜鸣了。制造出来的，只是“鬼火森森，蓝焰如磷”。

他知道南归雁自上上任那日起就在想大招，想“弯道超车”，彻底改变北斗镇落伍的面貌，没想到想的竟是这一招。他从窗户看见，那个胖子画家还没说尽兴，一个戴着深度“二饼”眼镜的瘦子作家就在跟他抢话筒，好像他们已完全掌握了北斗镇经济文化发展的秘籍，唯恐建言献策不及了。

好不容易等到吃饭时，南归雁给各位专家敬酒三巡后，才起身到外面找他说话。他已整整等了一小时。本来是说温如风的事。这阵儿，他甚至觉得“点亮工程”已超过温如风事件的危害性了。但他还是从温如风说起：“老温有可能进京，并扬言要到警察总部去告何黑脸！”南归雁问告诉何首魁了没有。他说没有，按规矩得先汇报给自己的领导。

南归雁对何首魁一直有意见，包括今天这个论证会，也是请了他的。但何首魁话很生硬，说除了社会治安一类的事，一般不要叫派出所来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南归雁说：“你直接去给他汇报，就把温的原话转达给他，不信他不怕公安部找他的麻烦。照说偷树和打人都是刑事案件，他不好好破案，把我们搅到里边脱不了身。我一个镇书记，到底是抓经济建设，还是去抓破案、看守温如风？必须让他们派出所行动起来，要不然，还能让一个温如风拖垮一个镇不成？温如风的事我也在反复了解调查，派出所不上不行么。”说完南归雁又要去陪客人，被安北斗叫住了：“南……南书记！”

“还有啥事？”

“我听说……你要把北斗镇的七座山……都点亮？”

“啊，手笔大吧？不仅要点亮七座山，而且还要用缆车把七座山连起来，以阳山冠为背景，搞一台《印象北斗镇》大型晚会，常年演出。你不是喜欢观测天文吗？有专家建议，直接造一个月球，成为悬浮在空中的游乐场。这样不就可以大量吸引游客，发展民宿、农家乐，并且带动各种特产销售吗？”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 (连载 88)